

异国恶梦

记国民党溃逃军队在越南集中营



纪实文学

异国恶梦

徐士群 徐文俊 著

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 王 林
封面设计 张玉明

异 国 恶 梦

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西单太平寺街39号)

湖北孝感市印刷一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1.25 字数: 24万

1990年2月第一版 1990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,000册

ISBN7—5040—0263—1/I·263 定价: 3.95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鲜为人知的真实历史事件，一九四九年某一天，正是黎明前最黑暗时刻，法国殖民主义当局，突然押来了数万名被解除武装的国民党士兵，这就是西方记者和情报机关跟踪寻迹的《失踪的军队》，他们被关进了秘密的地狱——越南鸿基集中营。

本文首次披露了这骇人听闻的内幕，它比轰动世界的“金三角”更加神秘，更加恐怖，更加真实。文章以翔实资料介绍了这支中国军队是如何逃到越南的？又是如何陷入地狱的？

数万名流落在异国他乡的中国士兵，他们的境遇如何？死了多少？回到祖国多少？流落到其他国家多少？留在越南多少？这些曾引起海内外炎黄子孙关注的事件，必将引起国内读者的极大兴趣。

本文作者不但回答了上述问题，而且还忠实纪录了《越南鸿基集中营》的中国人，为了投奔伟大祖国，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，与奸细、绑匪、越奸、间谍、海匪、色狼、青帮、雇佣兵，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和巧妙的斗争，尝尽了人间生活的酸甜苦辣和艰辛，讴歌了纵使世界给我珍宝和荣誉，我也不愿离开我的祖国，这一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。

全书妙笔生花，情节入胜，文笔流畅，是一部场面宏伟，雅俗共赏的佳作，也是近几年来长篇纪实文学中的力作。

AB/CS/27 07

目 录

第一章	风凄雨苦	(1)
第二章	兵败南疆城	(18)
第三章	逃 亡 者	(35)
第四章	凉山! 凉山!	(53)
第五章	磨 难	(69)
第六章	将 军 罪	(85)
第七章	桃源与地狱	(102)
第八章	化险为夷	(119)
第九章	望断南飞雁	(137)
第十章	天涯沦落人	(156)
第十一章	异国重逢	• 173)
第十二章	谁家玉笛暗飞声	(189)
第十三章	恋人? 仇人?	(206)
第十四章	海湾绝命	(221)
第十五章	脱牢笼	(237)

第十六章	混入匪巢·····	(253)
第十七章	出逃遇夭折·····	(269)
第十八章	佳 音·····	(286)
第十九章	色鬼丧狗命·····	(303)
第二十章	最难消受美人恩·····	(319)
第二十一章	赤 子 心·····	(335)

第一章 风凄雨苦

南疆的深秋，风凄雨苦。

明江上游北岸的上思县思阳镇，挤满了从北线逃下来的黄杰兵团的溃军。城外的公路上，城内的街道上，遍地是车辆，遍地是人流，把这原不足六千人的小小县城挤了个水泄不通，出奇地恶性膨胀起来。笨重的军用卡车上，有的装着武器辎重，有的装满了箱笼、行李，拥挤的人群中，既有面色饥黄，疲乏而又惊恐的败兵，也夹杂着不少眷属及民伕。天空，云压雾涌；地上，一片喧腾：咒骂声，争吵声，呼叫声，交织着风声、雨声、汽车马达的吼叫声，混成了一种嘈杂无章、令人烦躁的轰响，乱纷纷、闹哄哄，直如汤浇蚁穴，火燎蜂房。面对这溃败的惨状，士兵中胆大的破口大骂，骂天、骂地、骂自己命薄，骂长官无能；胆子小的则咕噜着：“逃、逃、逃，逃到何时是了？”他们哪里知道，就在他们怨骂不已之时，一个新的可耻的逃跑计划正在兵团司令部秘密酝酿之中。

这是十二月八日的上午。敌第一兵团司令黄杰在临江的一座公馆里召开紧急会议，讨论去路。出席会议的有师长以上的军官和上思县保安团的司令官等。大厅里，军官们散乱地围坐在临时拼拢的会议桌旁，一边吞云吐雾，一边牢骚满腹地议论着：

“他妈的，老子四个轮子还不如共军的两条腿！”

“古今中外的行军原则，步兵一天最快只能走八十里，共军三十六个小时就追了我们两百多里，一点行军原则也不讲了。”

“再要跑，我是指挥不动了！”

“还是老头子好呵，飞机来飞机去的，一会儿台湾，一会儿重庆的，苦只苦了我们这些地上爬的。”

“我看，我们不如来个假投降。”

“共军饶得了你我？——据说陈明仁投降后被押到武汉去了。”

“你相信？”

“你没听广播，杜聿明、王耀武已经被中共五马分尸了……”

“哼，你听的是中央台吧？”

这时，兵团副参谋长王天民尾随着黄杰从后厅走出来。军官们懒洋洋地站起来，目视着黄杰。在他们的记忆中，这个外表似乎有点书生气的兵团司令，骨子里却是十分强硬的，蒋介石看中他这一点，才把他作为湘籍黄埔系亲信安插在程潜（国民党湖南省主席）的身边。程潜、陈明仁长沙起义后，黄杰受白崇禧委派，在邵阳上任，指掌十四军、七十一军、九十七军军政大权。督师会上，他慷慨陈辞，借曾国藩是邵阳人为题，大加发挥，要全体官兵学习曾文正公，“挽狂澜于既倒”，说曾国藩虽经全军覆没，但锐志不减，故而能重整湘军，重创太平军。那时，黄杰是那样的踌躇满志，不可一世，摆出了要与共产党决一死战的架势。曾几何时，邵阳一战，溃不成军，退到广西，更是凄惨：失桂林、丢柳

州、弃桂县、败南宁，如今竟被逼到这南疆小镇来。前途难卜、吉凶早定，怎不叫他忧虑、烦躁。此时此刻，军官们再也看不到他黄杰在黄埔军校就读时的英俊，再也看不到他在庐山集训时的雄风，再也看不到他在南京总统府就任国防部次长时的气派，再也看不到他手持蒋介石亲笔信威逼陈明仁时的骄横，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穷途末路的败战将军。

黄杰环视了一下大厅里的下属，皱了皱眉头。这些昔日威风凛凛的师长、军长们眼下却是如此的狼狈，一个个面容憔悴，垂头丧气，真是“败军之将莫谈勇”啊。他示意大家坐下，然后快步走到会议桌的上方，挺直了身子，故作平静的说：“诸位，自桂林别后，我们见面少了。”他看了众人一眼，见没有什么反响，便接着说：“目前的局势，大家心中都是明白的。这也是一将无能，累死千军，黄某上负党国重任，下失诸将信赖，拖累大家了。”

王天民马上谄媚地插上一句：“我们大家都有责任。”

黄杰寒暄了几句，立即转入正题：“今天请大家来，算是开个诸葛亮会，诸位对我军下一步行动有何良策，但言无妨。”

军官们大都象是溺水的人，原指望能从司令部得到几根救命的稻草，不料想在这火烧眉毛的时候还举棋不定，顿时心里凉了半截，一时全场哑然。

王天民见冷了场，忙解释说：“这次对敌四兵团发动的‘南线攻势’，本是白长官扭转战机之举，不料敌军来势凶猛、林彪、陈赓分别从两路夹击而来，我军腹背受敌，防不胜防，以致连连受挫，兵员大减。兵法云：‘不战则退而后生。’司令请诸位来，就是要研究一下，我们应该往哪儿退。

——好，请诸位发表高见。”

十四军军长成岗对白崇禧发动的“南线攻势”，认为是“砂锅捣蒜”的一锤子买卖，根本就不能扭转战机，如今的败局，更说明他有先见之明。他想，三十六着，逃为上计。但“逃”这个不吉利的字是决不会从他堂堂一军之长口中吐出的，他得把话说得冠冕堂皇些。只见他一边不经意地用手指轻轻叩打着桌面，一边缓缓地说：“我说几句，常言道，大丈夫能伸能屈，韩信尚能受胯下之辱。想当年，蒋总裁在二次东征时，不也能从大局考虑，带领谭瑞卿的第三师从五华里退却么？打仗嘛，有胜有负，有进有退，忍得一时，方有千日，暂时让几步，对今后是有好处的。至于往哪里退嘛，”他故意拖长声音，扫视了在坐的军官们一眼，“依成某之见，我们可以暂时把部队拉到十万大山去。守，可以待蒋总裁的援兵，伺机再起；退，还可以到防城，下海南岛。”成岗属下的一个师长随即附和：“军座言之有理。目前，白长官已从海南岛乘船返回龙门港，走十万大山去防城、下龙门，实属上策。”

七十一军军长熊新民冷笑一声：“据可靠情报，防城已被共军占领，从钦州到东兴，共军已拉开大网，他们能让我们下海？成兄所言上十万大山，避得了一时，又怎能长久？再说这几万人在山上吃的、用的怎么解决得了？”

成岗一向是自信的，最听不得逆耳的话，要是在往日，同是军长，他还让熊新民几分，如今熊新民已成光杆军长，哪在他成岗眼里，他反唇相讥道：“熊兄怕是叫共军吓破了胆吧！”熊新民勃然大怒，气冲冲地：“你的吉普也不比我跑得慢。有本事你明天就和共军拼去，洗刷逃跑的耻辱。”

两个军长一番舌战，互不相让，会上气氛顿时紧张起来。王天民忙过来打圆场：“大敌当前，团结为重，二位息怒，二位息怒。”

黄杰见属下这样口舌交锋，心中委实不快，但又不便发作，旋走到十四军十师张用斌师长跟前，拍着张用斌的肩膀说：“用斌老弟，你有何高见，说说看。”张用斌立即站起来说：“我同意成军长保存实力的意见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保住军队就是保住了江山。至于往哪个方向走，”他巧妙地用“走”字代替了“逃”字，并转身指着挂在身后板壁上的军用地图接着说，“不妨分析一下我军目前所处的境地。你们看，我们的北路是陈赓的十九军，东路是林彪的三十九军、四十三军，敌军已成包抄夹击之势，诸位所言西进云南已属无望，南下防城也极为不易，唯一的出路就是西进宁明，过镇南关，尔后假道越南去台湾，或是海南岛。”

熊新民说：“北越胡志明志愿军活动猖獗，我们过境，他们会不会趁火打劫？”

张用斌说：“熊军长勿须多虑，有法国军队的支持，还怕胡志明那几个散兵游勇！”

众军官见张用斌说得在理，立即有不少人附和：“只要法国支持，这条路还是可以走。”也有人唉叹：“看来，也只有这条路了。”

黄杰见部下的议论渐趋一致，便严肃地说：“下面请王参谋长宣读夏威夷将军转来的密电。”王天民打开公文夹，抽出电稿，干咳了一声，念道：“白长官电示：为将来发展生存计，组织越南志愿军，以武鸿卿（注：越南国民党人）为总司令，徐启明为副司令。军师人选尽量先由越方推荐，各军

原任军师长可暂任副职，以资号召。政治上拥护保大，军事上与法军合作，求胡志明主力而攻略之。若敌军尾随攻犯，则成国际复杂问题，美国不能坐视，于我有利。”

军官们一时愕然：你黄杰卖的什么关子？既然上峰有令，早宣布不就结了，何必要大家议论什么。其实，这是黄杰自认的深谋之举。早在七月，白崇禧在邵阳召开的兵团司令会上就曾哀叹“大势难挽”，并给黄杰交代了在湘、桂丢失后的三条退路：一条由桂东经雷州半岛渡海南岛；一条由百色进入云南，与李弥的第八军，余程万的二十六军会合；一条就是由南宁经桂南去越南。在目前情况下，黄杰是倾向走最后一条路的，但这几万人的部队能不能拖得过去呢？白崇禧的“上方宝剑”会不会失灵呢？他想过，乱军之际，兵败如山倒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，不受军令的事在国民党队伍里也不是什么希罕之事。如果不能深测军情，贸然下令，也许有人会阳奉阴违，开溜者有之，投降者有之。如今众军官议了一番，意见大致相同，这才抛出白崇禧的“电示”，既合上意，又顺下情，岂不善哉。众军官惊诧之余，想到从此要别井离乡，一种不祥的预感笼上心头。有的说：今日出关去，何日才得归？有的耽心，以溃败之师，寄人篱下，该是何等滋味。更有人谈到平津一带的白俄，男的当骑马师、门房，女的当舞女，还有沦为妓女的，那境地何等悲惨。

黄杰看时间不早，众人还在七嘴八舌地议论，不禁有些焦躁。他猛地站起来，双肩一抖，任披在肩上的黄呢军大衣掉落在身后的楠木雕花椅上，一手揪在桌面上，一手把烟头狠狠地按在烟缸里，厉声说：“现在我宣布，我兵团坚决执行白长官的命令。”他以锐利的目光盯了那个讲白俄命运的

军官一眼，又扭过头来接着说：“党国大业，匹夫有责，特别是在国难当头之际，每个军人都责无旁贷，任何涣散军心的言论都是难以容允的。我希望在座的诸位要对党国的前途充满信心。虽然我们目前处境危艰，但还有半壁江山在我们手上，比起黄埔时期，地盘不会小嘛。目前，蒋总统坐镇成都，胡宗南的百万大军已向云南滇西挺进，台湾的五百多架飞机已经起飞，台湾、海南岛将成为我们反共的基地，再加上美国大老板的有力援助，鹿死谁手，尚未可知哩，总统训谕，只要我们再坚持三个月，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打起来，那时我们得到的何止这小小的广西。我非常欣赏张师长说的，保住军队就是保住了江山，只要大家发扬黄埔精神，保持军人气节，精诚团结，共度国难，我相信，几个月后我们是会再次踏上这块土地的。”

军官们对于“美国的援助”、“第三次世界大战”一类的话，早已是耳朵听起了茧子，就连黄杰本人也是缺乏信心的，大家心里都明白：别说三个月，就连这一周能不能平安度过还是个大问号。然而，也有人从黄杰那强硬的语气中似乎看到了微芒的希望，顿时精神为之一振，紧锁的双眉也渐渐舒展开来，心中暗暗祈祷：老天爷，让第三次世界大战快点打起来吧！

黄杰抓住时机接着说：“有人耽心，到了越南困难会更大，这是庸人之见。法国与我们政府有外交关系，在太平洋战争时，我军曾给他们以有力的支援，他们能对我们袖手不管吗？反共，是我们和法军的共同目标，我们还可帮他们打越共，这是他们求之不得的。所以，我认为对法军的耽心完全没有必要。”他伸出右手，向前挥去，似乎是要把军官们

的疑虑一手挥去，“总统遗训：安危他日终须仗，甘苦来时
要共尝。在座的都是总统信徒，我们一定要精诚团结，共度
难关。为此，我要向大家公告三则。一则，要严防共军的瓦
解阴谋，随时随地清查共产势力，如发现可疑分子，格杀勿
论！有勾结共产党者，必须严惩！有投降共军者，一律枪
决！二则，这次行动要迅速，今天作好准备，明天上午八时
开拔，分三路进军，中途受阻者，可自成小股，自行越境。
三则，为了保证轻装上阵，汽车辎重尽可销毁，不给共军留
下一枪一弹。总之，此次行动，事关我军存亡，诸位务必尽
心尽责，忠于职守。本人诚挚地希望，我们在越南再会！”

黄杰的话一煞音，大家黯然不语，那些刚才还是双眉舒
展的，此刻也陷入了沉思，瞻念前途，不寒而栗啊！黄杰问
大家有什么困难时，他们才象从梦中醒来一样，又怨词纷出
了，有的说没有给养，士兵要发饷；有的说开小差的一天比
一天多；有的说眷属、文职人员拖累大，行动不便……黄杰
板着面孔说：“开小差的，抓一个枪毙一个，决不宽饶！至
于经费嘛，蒋总裁已空运来黄金，各师按现有人数统计，每
人先发大洋二十，会后到军需处找邓亚雄领。到达越南后，
再行重赏！”

紧接着王天民具体部署了第二天的行动，交待了各师的
任务，然后要大家分头去作准备。

众军官纷纷离去，只有张用斌被黄杰单独留下。为什么
要单留张用斌，有三个原因：一者，张用斌和黄杰是黄埔同
学，感情笃深。二者，在黄杰眼中，张用斌是个难得的将
才。北伐时，张用斌在十师二十八团当排长，因作战骁勇，
屡立战功，步步晋升，直至师长。军队原驻湖南时，程潜曾

多次派人游说，要张用斌“弃暗投明”，他却从不动摇。广西战斗打响，黄杰曾委任他为柳州城防司令，并兼任十四军副军长之职，足见黄杰对他的信赖。三者，说到黄杰兵团，虽有三个军的编制，此时大部已虚，九十七军耗失大半，七十一军名存实亡，只有十四军得以保全大部，而十四军中又以十师尚属完整之师。黄杰想逃到越南去，保住他司令的地位，就不得不把宝押到十师头上。所以，留下张用斌，是黄杰深思的结果。

勤务兵端来两盏盖碗茶，黄杰亲自端过一碗递给张用斌：“用斌老弟，这是阳朔的云雾茶，夹上几片莲心，喝了可以清心火咧。”

张用斌象征性地呷了一口，心里却急如火燎，暗自埋怨：你黄杰倒自在，在这种时候还有闲情品茶？放下茶，问：

“司令有何吩咐，请明言，卑职我好回去安排。”

黄杰站起来，踱了几步，转而走到张用斌面前，诚挚地说：“用斌老弟，兵团的情况你是明白的，我这个司令眼下也是名实难符，我想，这次要能平安地度过难关，全得靠你老弟了。”他挨着张用斌坐下，低声说：“你实话对我说，你师到底还有多少人马？”

张用斌说：“据我师许晓东参谋的统计，我师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三十等三个团编制完整，有四千多官兵；此外还收留了兄弟师团的一些兄弟，总数已超过五千。”

“兵不在多，能战则胜。你们师素有勇战之称，是我们兵团的砥柱之师，用斌弟确实是指挥有方啊。”

“全靠司令的栽培。”

“明天你们师殿后，你要谨慎指挥，特别要防止东路陈

康的突袭，遇到紧急情况，可以直接同蒋总统联系，要空军支援。这里是蒋总统亲自交给我与他通电用的专用密码。”说完，掏出一个小本本慎重地交给张用斌。

“司令放心，我会妥善安排的。”

“二十八团的张绍昌团长是员猛将，要发挥他的作用。重赏之下必有武夫，要重重赏他们几个，要让每一个士兵都拿到钱。——我相信，只要用在火候上，是能发挥作用的。”黄杰停顿了一下，望着张用斌说，“我准备今晚就走，先到边境去同越南方面交涉一下。我私人还有几件东西，就拜托给你了。”

“区区小事，就包在我身上了。”

黄杰站起来，握住张用斌的手，想到此一别，不知能否重相见，不觉鼻子一酸，眼眶也热了，缓缓地说：“用斌弟，好自为之……”张用斌受到感染，更是凄然，哽咽着：

“司令珍重……”一扭头就离开了大厅。

十师师部设在临江的一家旅舍里。这是一家广东人开的“粤海旅社”，二层楼，木板房，楼上住客，楼下是一厅堂，是客人吃饭喝酒的场所。张用斌径直走上二楼，跨进靠里角的一个单间。新化一战后，他的眷属留在武冈，而后去四川。如今是单身一人。三个卫兵住在对面的一个单间里。他刚一进门，就看见屋内坐着两个人，一个是半边脸上长着大红痣的二十八团团张绍昌，一个是戴着眼镜，文质彬彬的师部参谋许晓东。

还没等张用斌坐下，张绍昌劈头就问：“怎么样，往哪

里跑？”

张用斌摘下盖沿帽，甩在桌上，从口袋掏出一包“黑猫”香烟，给二人递过去：“坐下说吧。”他狠狠地吸了一口烟，“白长官来电，要我们去越南。”

“他娘的，前面还有好几百里咧，这一拖我们团不就散了！”张绍昌火爆爆地说。

“散了”两字如一根针深深刺痛了张用斌的心，拿烟的手指微微地颤了一下。想当年，北伐时就在二十八团里摸爬滚打，出生入死，才能有后来的晋升，至今还留在脖子上的两道伤疤，就是在二十八团战斗生活的见证。抗日战争，虽说老蒋搞什么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可自己的血也没少流，连美军总司令魏德迈也曾称赞二十八团是“劲旅”。如今，虽说兵败如山倒，好歹还是把二十八团从淮海战役拖到了湖南，再拖到广西，比起张淦兵团的土崩瓦解，还不能不说是不幸中之大幸。可眼下又要往越南拖，能保住不散吗？转而一想，除此之外，还能有什么出路，也只有破絮裹头，不要命的往前闯了。而许晓东听说要去越南，心里暗暗吃惊：这不是真正的背井离乡吗？他吞吞吐吐地问：“那我们……还……还回来不？”

自己心中也无底的张用斌，掩饰住内心的恐慌，装作很不在意地回答：“那还用问，我们这是假道越南去台湾，反攻大陆时是一定要回来的！”于是他把刚才会上讲的什么“第三次世界大战”、“美国的援助”又照吹了一通，并喜滋滋地对张绍昌说：“从南宁撤下来，你们团掩护有功，黄司令特奖你金条十根，全团官兵大洋五千。你可要好好干！”回过头，他又对许晓东说：“你到警卫营跑一趟，通知他们